

方回崇陶与南宋后期江西诗派的自赎

刘 飞 赵厚均

摘 要:南宋后期,陶渊明仍是众多诗论家关注与推重的诗人。方回的著述中就多有涉陶之论,堪为当时评陶、崇陶、学陶的一个典型。宋末元初的诗坛,方回在其诗学观念上多具有江西诗派的色彩。作为一个承继江西诗派的文论家,方回的崇陶、和陶,实具有补偏救弊之深意。

关键词:方回;评陶;江西诗派;自赎

作者简介:刘飞,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电子邮箱:ahdxf@aliyun.com

赵厚均,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电子邮箱:zhaohoujun1974@sina.com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末元初的诗学批评与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BZW001]。

Title: Fang Hui's Reverence for Tao Yuanming and the Self - Salvation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in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bstract: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ao Yuanming remained a poet widely admired by many poetic critics. Fang Hui , who was active in the late So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uan Dynasty ,gave much attention to Tao Yuanming in his critical works , which can be taken as a typical case for study on the research of Tao. His views on poetics showed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and his study on Tao Yuanming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s: Fang Hui; Tao Yuanming studies; Jiangxi poetry school; self - salvation

Author: Liu Fei , Ph. D. ,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 China) ,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ahdxf@ aliyun. com

Zhao Houjun , Ph. D. ,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 China) ,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criticism. Email: zhaohoujun1974@sina. com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著有《桐江集》、《桐江续集》、《瀛奎律髓》等。作为宋末元初诗坛的一位重要批评家,方回品评了大量的诗人诗作,其中对陶渊明尤为关注,有较为集中的评点,同时他还创作了一部分和陶、拟陶之作,凸显出他对陶渊明的格外推重。宋末元初,对陶渊明的推重几成诗学批评家之共识,就具体论者而言,基于各自的诗学思想,对陶渊明的称赏又会各有不同的目的。方回作为具有江西诗派身份的重要诗论家,他的崇陶、和陶等,自然也别有一番意味。

宋末元初,对陶渊明进行品评与接受者不乏其人,如严羽、刘克庄、敖陶孙、姜夔、魏了翁、王恽、戴表元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多有对陶的品评或和陶之作。金代的文论家中,王若虚、元好问亦有对陶的称赏,如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就有一首论及陶渊明。相较而言,方回在其著述中更是着意于表现对陶渊明的推崇,而且与陶相关的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数量。^①大致看来,方回崇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 称赞陶渊明的人格境界。“平生我解量人品,元亮真成晋伯夷”(《久过重阳菊英粲然即事十首》其五)(《桐江续集》503)。“晋季有诗人,忽如古伯夷。其人果为谁,请读渊明诗”(《次韵汪以南闲居漫吟十首》其五)(《桐江续集》310)。方回以伯夷作比,称颂陶渊明的精神气节,认为其在当时堪为伯夷再世。伯夷不食周粟,有气节,甘于贫饿,是“圣之清者”。这正与陶潜相似。中国古代自沈约以来往往认为陶潜不肯背晋事宋,赵宋人尤其强调这一点。方回生当易代之际,不得不背宋事元,但仍然谈说气节。所以他说陶潜是伯夷,也许还包含有自己内心深处某种难以言说的感慨与纠结。《张泽民诗集序》云:“不纯乎天理,公论不尽;不拔乎流俗,人品不高。然捐是以自标,则孔融、嵇康不容于曹马矣。必知此者,始可与语渊明之诗也欤”(《桐江集》359)。所关注者,仍是身处易代之际的气节问题。另外,方回还往往把陶渊明与严子陵并提,如“人生千万事,都不似归来。是泽鱼堪钓,何田稻不栽。客行元亮邑,家寄子陵台。缅想二贤迹,吾颜亦腴哉”(《彭泽道中怀严陵》)(《桐江续集》252)。“何独严与陶,百代流清风”(《拟古五首》其二)(《桐江续集》565)。严子陵,即东汉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为挚友,却不愿为官,隐居于故乡富春山中,颇有高名。方回在其著述中对其多有称颂,除上引外,还有《重修严先生子陵祠堂记》、《钓台书院清风堂记》等。陶渊明与严子陵都是堪称人格典范的人物,方回将其并称,无疑是立足于对他们人格风范的看重。方回对陶渊明的精神风范称赞有加,与其对陶渊明心境有着较为深入的同情了解有关。其《心境记》认为陶渊明之所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正是其“心远地自偏”之故。“此渊明之所谓心也,心即境也”(《桐江集》388)。《心境记》被认为是由南宋入元关于意境问题的一篇完整专论,“是自唐代以来诗境理论一个重要的发展”(陈良运 411)。该篇从人格的修养和文章写作上论述了作为“情”、“意”的“心”与日常生活之“境”的关系,同时指出二者又各有自己的境界,即所谓心境和人境。在方回看来,真正的隐士不是靠一些不俗的举动而幻世骇众,关键在于心境对世俗的超越,陶渊明就是这方面的最好典范。文中对陶渊明心境的剖析,实则可看作是方回自己追求的高标。从诗歌创作上来

说,有此人格境界,诗人即可以善治其心,不论是何种生存状态与生活环境,都可以创造出超凡脱俗的诗境,^②诗歌才具有真正的高格与风力。

第二 推重陶诗。其《学诗吟十首》其三云:“我读渊明诗,不忍复去手”(《桐江续集》589),对陶诗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方回之称赏陶诗,主要基于对格高和自然有味两个方面的看重。《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云:

诗以格高为第一。[……]予于晋独推陶彭泽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陈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韦应物,宋惟欧、梅、黄、陈、苏长翁、张文潜。而又于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鲁直、无己,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桐江续集》682)

方回论诗重“格”,其《瀛奎律髓》卷二十一云“诗先看格高而语又到意又工为上,意到语工而格不高次之,无格无意又无语下矣”(278)。格高是方回论诗的“根本标准”(方孝岳 137)。何为格高,论家多有解说,如方孝岳先生认为,方回所谓的格高,是“注意于意在笔先,先在性情学问上讲求的”(137)。朱荣智认为“格者,规矩、法度也。其在人曰人格,为人品、风度之称;其在诗文,则称之为风格,谓诗文之充分表现作者之才性,而蔚成一种风采”(151)。又云“虚谷之意,盖以为仅取诗文之工丽、肥腴,徒堆砌风云月露之形者,为格之卑;至于进乎此境,由工而至不工,剥落浮华,乃为格高”(152)。可见,方回所谓的格高,包括有人格和诗格两个方面,而且,人格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诗格的形成。

方回的诸多诗歌评点,也显示出对“格”的强调。在所品评的诗人中,陶渊明无疑是格高的典范。《桐江集》卷一《送喻唯道序》云“予今年八十,休官二十六年。为郡破家,贫极不忧,诗余万首,颇以此事知名。[……]大概律诗当专师老杜、黄、陈、简斋,稍宽则梅圣俞,又宽则张文潜,此皆师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渊明为根抵,三谢尚不满人意。韦、柳善学陶者也。七言古须守太白、退之、东坡规模。绝句唐人后唯一荆公,实不易之论。但不当学姚合、许浑,格卑语陋,恢拓不前”(377)。方回此文作于八十岁时,应该说是其诗

学道路的总结。方回在五言古诗方面以陶为根柢,当正是因为陶诗体现出高格。

方回以格评陶,主要立足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看重陶诗之风力。这种风力,与陶的人格境界是密切相关的,这从上引材料即可见出。此前萧统、钟嵘评价陶诗,即立足于此。^③《桐江续集》卷四《李寅之招饮同登九江城并序》其八后有记云:“予谓苏李体至陶谢而极,陶劲谢婉,后乃有杜李韦柳”(261)。文中所谓“陶劲谢婉”亦是看到陶诗有风力。劲,即格高之谓也。四灵诗派学习晚唐,以贾岛、姚合为宗,在方回看来,贾岛、姚合二人亦有高下之别。《瀛奎律髓》卷十评姚合云:“而格卑于岛,细巧则或过之”(100)。又卷十一评姚合云“然姚之诗小巧而近乎弱,不能如贾之瘦劲高古也”(117)。比较贾岛、姚合二人,方回更重贾岛,之所以如此,乃因贾岛诗更具风力,格高于姚合。于此亦可见方回崇陶之论,与其推重高格之旨精神相通。其二,重陶诗之自然有味。方回论诗,尤重淡中见味。如《瀛奎律髓》卷三评罗隐诗“五六淡而有味”(34)。卷十评李中诗:“第四句淡而有味”(98)。卷二十三评梅尧臣《闲居》诗“若论宋人诗,除黄陈绝高以格律独鸣外,须还梅老五言律第一可也。虽唐人亦知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圣俞平淡有味”(300)。又《桐江集》卷四《跋张仲实诗》云“又《铁如意》云‘寻常多在手,缓急可防身’。细润清密,淡而有味”(433)。诸语均可见方回论诗重味。而这种重味之评,与其推重陶诗正有相通之处。《桐江集》卷一《张泽民诗集序》云“渊明诗,人皆以为平淡,细读之,极天下之豪放,唯朱文公能知之。《咏荆轲》、《三良》、《桃园》诸篇,其气可见,而托物寄兴于杯酒篱菊之间”(359-60)。渊明诗之有味,正在于其“托物寄兴于杯酒篱菊之间”也。

要而言之,方回身经宋元易代,对与自己有着相似遭际的陶渊明顶礼膜拜,极力揄扬其人格风范;而其时的诗坛,充盈着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虫吟草间、鸟鸣花丛的衰飒气息,陶诗之高格与自然有味,无疑是振起诗风的良方,自然也就成为方回推尊的对象。尽管无论从人品还是从诗品来说,陶渊明皆是方回不可企及的高标,方回对陶渊明的推重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二

方回对陶渊明人格境界的推重及对其诗歌的欣赏,亦表现于自己的生活行为与诗歌创作之中。如《秋晚杂书三十首》其十五“赋诗学渊明,诗固未易及。饮酒慕渊明,酒复罕所得”(《桐江续集》234)。单就方回的诗歌创作来说,诚如其在《送喻唯道序》的夫子自道“五言古以陶渊明为根柢”(《桐江集》377)。方回由崇陶进而对陶诗之学习接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方回多有直接和陶、拟陶或以陶为主题之作,此可视为直接对陶诗的学习与接受。如《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并序》(《桐江续集》卷五),《拟咏贫士七首并序》(《桐江续集》卷九),《九日用渊明韵二首》(《桐江续集》卷九),《和陶咏二疏为郝梦卿画图卢处道题跋作》(《桐江续集》卷十五),《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韵赋十首》(《桐江续集》卷十六),《读陶集爱其致意于菊者八因作八首》(《桐江续集》卷二十二),《题陶渊明采菊图》(《桐江续集》卷二十六),《题渊明归来图》(《桐江续集》卷二十六)等。或以陶诗为韵,或效法陶诗,以酒、菊等为表现对象,或以和陶诗进而发挥陶诗之深意,凡此种种,皆足见其对陶渊明之喜爱与接受。

其二、学习陶诗之艺术表现方式。方回在诗歌的表现方式,用语及题材、意象等方面对陶诗多有模拟或化用。此举一例,如《坐看南山云二首》其一:

晨起无一事,坐看南山云。为雨殆可必,盎然心自欣。耕畴已久捐,稔岁犹愿闻。匪惟救厄馑,兼足苏憊焚。升降地天泰,兑艮通氤氲。高能以虚受,能下斯为君。宇宙悦非尔,函灵焉不僭。吾生与草木,幸兹同芳芬。(《桐江续集》417)

此诗叙事、写景与议论相结合,其中议论是诗歌重点部分,作者由对自然的观察及现实生活的感受生发出对宇宙生命的哲学思考,进而表达出自己对生命的超然态度。在表现方式上正是陶诗的套路。从方回众多推崇陶诗的自我表白中可以

推想,方回的这类诗作,从诗学渊源上来看,对陶诗的学习当是其重要方面。不仅如此,该诗在意象、句法及用语等方面也有与陶诗类似之处。南山,是陶诗中的一个重要意象,所谓“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有旧宅”中的“南山”,有潇然尘外的象征意味。方回诗中也多使用“南山”一语,除了本诗外,其他还如“欲嗔仍复笑,掩卷看南山”(《漫兴九首》其六)(《桐江续集》294)、“把菊东篱下,气与南山高”(《九日用渊明韵二首》其二)(《桐江续集》329)、“南山有松柏,初未见贞坚”(《夫容》)(《桐江续集》354)、“就中最忆南山好,一老癯僧伴醉颠”(《黄浦门解缆有怀川无竭》)(《桐江续集》399)等。上引诗中的“南山”,在内涵上也可以做出与陶渊明笔下“南山”意象同样的解读。另,方回诗歌在句法用词方面也表现出对陶诗的学习与接受。如本诗“盎然心自欣”,句式上可视为对陶诗“心远地自偏”、“无乐自欣豫”等语的化用。陶诗中多有“焉”、“尔”等虚词及“依依”、“悠悠”、“夜夜”、“眇眇”等叠音词的运用,以此造成古朴自然的审美风貌。方回诗中亦不乏此例,如此诗中“宇宙悦非尔,函灵焉不僭”即是。其实不唯方回如此,以古朴见高格,也正是江西诗派的一个重要艺术追求。

其三、方回于诗中力追陶渊明之人生境界。《学诗吟十首》其三云“我读渊明诗,不忍复去手。休官四十一,不肯恋五斗。二十三霜秋,篱下作重九。朝亦一杯酒,暮亦一杯酒。南北几蛙紫,能尔一醉否。义熙所以立,寄奴幸而偶。牧野诛独夫,夷齐尚弗取。窃评首阳山,乃后有五柳”(《桐江续集》589)。可见其对陶渊明人品与诗品的全面接受。方回诗歌主题大致包括有朋友之谊、闲适心境、家国之痛、忧生之叹、人生苦闷及诗学批评等。其中,以酒化愁及晚年闲适生活情景之描绘则尤为突出,从这两方面也可见出方回对陶渊明风调之步武。如:

闲身何所事,诗外别无心。但见独危坐,焉知长苦吟。兵戈生长老,梦幻过来今。感慨亦徒尔,宾来酒且斟。(《仲夏书事十首》其四)(《桐江续集》221)

半月雕梁燕子归,怯寒着尽旧绵衣。

何人醉眼西湖路,错认杨花作雪飞。
(《清明大雪三日》)(《桐江续集》576)

其他如《夜读》(《桐江续集》卷十三)、《丙申元日五绝》(《桐江续集》卷二十一)等抒写其闲适的心境《春晚杂兴十二首》其一、其二(《桐江续集》卷六)、《二月十六日夜独酌思归四首》其一(《桐江续集》卷六)、《醉题二首》(《桐江续集》卷二十七)则寄情于饮酒,并常常引入陶渊明作为参照。《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对其人其诗的评价尤为典型。不过要指出的是,方回尽管如陶渊明一样频频写酒,但与陶诗相比,其间总时见一种挥之不去的苦涩,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老怀饶感慨,无一可欢娱”(《次韵邓善之书怀七首》其二)(《桐江续集》480)。从《桐江续集》可以看出,酒与诗,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回与酒结缘,但其饮酒却并不能真正做到陶渊明式的超然。其笔下的自然山水之景,也往往成为抒发自我情怀的依凭,还没有达到陶诗笔下的物我两忘之境。

方回诗文的特色与成就,从戴表元《方便君诗序》、《桐江诗集序》、《紫阳方便君文集序》,《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桐江续集》提要及现代学者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的评价中可见大旨。戴表元《方便君诗序》称方回诗作:

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晋宋间人醉语,虽甚褻,不及声利。小篇沉鸷峻整,如李将军游骑远击,自成部伍。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八)

又《桐江诗集序》云:

紫阳方便君平生于诗无所不学,盖于陶谢学其纤徐,于韩白学其条达,于黄陈学其沉鸷,而居常自说欲慕陆放翁。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八)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桐江续集》提要云:

其诗专主江西,平生宗旨悉见所编《瀛奎律髓》中。虽不免以粗率生硬为

老境,而当其合作,实出宋末诸家上。
(永塔 1423-24)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对方回诗作的品评更为深入:

格力苍坚,意兴婉惬,殆不以江西为囿。(779)

其大旨则跻江西而祧晚唐。然方回为律绝,体物写怀,以愁苦出清新,以瘦炼出幽秀,则有不期于四灵以攀晚唐者。(780)

流连光景,同于四灵;感喟身世,则似司空图、方干;而瘦炼出秀,澄穹发越,此固晚唐之所以开宗,而禅永嘉之清音者已。(781)

综上所述,可见方回诗歌之体物写怀,给人以清新自然明快之致,而又不乏“沉鸷”、“苍坚”等颇具风力的艺术风貌,而此正与陶诗的艺术境界相接近。之所以如此,就其诗学传统来说,方回固然是以江西为宗,但又不以江西为囿,转益多师,向陶、谢等优秀诗人学习,力求有新的超越,故其诗歌成就能居于宋末诸家之上。方回不仅在诗学批评上崇陶,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对陶诗境界的孜孜追求。不过,从其诗作及上引评论都可看出,方回尽管一生学陶不遗余力,但其清新瘦炼的诗风显然与陶渊明那种从容不迫、自然而然的诗歌风貌还有一些距离,而且,陶诗中那种平淡中包含着宇宙人生之深味的创作旨趣,方回也未能领悟。这与个人的精神境界有一定关联,显然非凭学力所能企及。

三

不仅作为江西诗派后劲的方回推崇陶渊明,就整个江西诗派来说,对陶渊明的推崇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林希逸《跋赵次山云舍小稿》云“今江西诸吟人又多祖陶、谢矣。陶、谢,诗之典刑也,不假铅华,不待雕镌,而态度浑成,趣味闲适,一字百炼而无炼之之迹,学者亦难矣”(《竹溪

虬斋十一稿续集》687)。明代郭子章《郭子章诗话》云“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吴文治,“明诗话”5607)。清代张泰来《江西诗派宗社图》也认为“江西之派,实祖渊明”(王夫之 62)。从诸语中已显见江西诗派尊奉陶渊明的消息。其实,不管是被列为江西诗派成员,还是后来以江西为法者,他们的诗论中多涉及到陶渊明,对渊明之人品与诗品都是极为景慕的。如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豫章”37)。《次韵谢子高读渊明传》:“风流岂落正始后,甲子不数义熙前”(《山谷集》外集卷一)。谢薖《陶渊明写真图》:“一尊径醉北窗卧,萧然自谓羲皇人。[……]儒林纷纷随溷浊,山林高义久寂寞”(厉鹗 648),皆称赞陶之人生趣味和人格境界。对陶诗之艺术成就,亦是推崇有加,黄庭坚《题意可诗后》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豫章”295-96)。黄庭坚提出了关于“有意于诗”和“不烦绳削”的问题。有意于诗,自然是江西诗派的基本套路,但是如果诗歌显现出明显的雕琢痕迹,则并不是黄庭坚所欣赏的。当然,如果有意为诗而又不露绳削之迹,既有学问工夫又显得自然天成,正是黄庭坚所推崇的诗歌境界,而诗歌的自然天成之妙,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恰可作为其中的典型。宋代王正德《余师录》载黄庭坚语“学诗工夫以多读书贯穿,自当造平淡”(吴文治,“宋诗话”6157)。黄庭坚此论可视为江西诗派诗歌创作之法。首先,平淡是江西诗派之追求,其次,学诗途径是多读书。对此主张,当无可厚非。对黄庭坚崇陶之用意,同样是江西诗派成员的吕本中深表理解“渊明、退之诗,句法分明,卓然异众,惟鲁直能深识之。学者若能识此等语,自然过人”(《童蒙诗训》)(吴文治,“宋诗话”2895)。此外,陈师道亦有相关之论,楼钥《书老牛智融事》载“陈后山谓渊明无意作诗,但写胸中之妙”(吴文治,“宋诗话”6353)。就其诗歌创作来说,陈师道亦表达了对陶诗的仰慕“此生精力尽于诗,未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绝句》)(586)。如此众

多的崇陶表白,也可以印证上引林希逸、郭子章、张泰来等人的看法,所谓江西诗派多祖渊明的论断,自有其充分依据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江西诗派成员多有崇陶之论,甚至在创作中以陶为典范,但就其实际诗作来说,达到陶诗风格者并不多,即使是“三宗”之一的黄庭坚,不断追求陶诗那种不事雕饰,风华落尽的诗歌风格,但其诗作中仍可见雕琢之痕。^④至于他们所推重的陶渊明的人格境界,在各自身上有多大程度的体现,显然也不能简单地以文品而论之。南宋后期,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的雕琢之风仍在延续,其弊端甚至愈演愈烈。也正因此,论家对此多有批评。如刘克庄《何谦诗》云“余尝谓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后村先生”917)。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26)。严羽此意,并非否定学问对诗歌的意义,他在这里强调的是诗歌中应该达到的玲珑透彻、不可凑泊的自然之境。然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即使做到了精工,但却偏离了诗歌之本质且丧失其当行本色。

四

江西诗派,从其艺术追求来说,杜甫和陶渊明是他们十分推重的两位典范,当然,两位诗人的人格境界也是江西诗派的榜样。就学陶来看,陆游、方回等江西后学对陶的尊崇似乎表现得比黄庭坚、陈师道等前辈作家更为强烈和自觉,个中原因耐人寻味。笔者认为,这可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江西重格调,从黄庭坚到方回都是如此。黄庭坚把诗歌批评与人格批评联系起来。其《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豫章”296)。方回缘于宋末元初独特的人生遭际,更看

重陶诗的人格境界。与黄庭坚相比,方回、戴表元等身逢易代之际的诗人,还面临着人生出处的矛盾与思考。因此,陶渊明无疑会成为他们人生选择的一个参照对象。可以说,有宋一代特别是宋末元初,不仅是江西诗派的诗人崇陶,文人对陶渊明等历代高士的吟咏推重实堪称一普遍现象。但是,尽管如此,作家的实际人格立场却表现不一。故方回之崇陶,一方面是承续黄庭坚等前辈之主张,另一方面,一定意义上也是藉此自觉对江西诗派理想诗格进行完善与建构。

其二、江西诗派艺术上把诗歌创作学问化,即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表现出与唐诗不同的艺术风貌,因此,与其从地域及传承上称之为诗派或曰宗派,还不如说它的诗学追求就是一种宋诗风格的代表。江西诗派重以学问为诗,强调诗歌要从书本中得来,诗歌创作强调功力,故诗歌圣手杜甫自然成为这种艺术追求的典范。但是,杜甫的诗歌境界并不是每个后学者都能轻易企及,相反,因这种艺术追求而不断表现出雕琢之弊。如黄庭坚的外甥洪刍,其诗作尽管有周紫芝所谓“用意精深,颇加雕绘之功,盖酷似其舅”(《书老圃集后》)(473)、刘克庄“驹父诗尤工”(254)及四库馆臣“学有师承,深得豫章之格”(永瑔1346)等肯定性的评价,但洪刍对山谷诗法的参悟似显不够,仅墨守前规而不知灵活变化,以至于其诗歌呈现出刻意造作的痕迹。一些学者对洪刍的诗作之弊就有所批评。^⑤诗歌创作固然需要学问功夫,但如果认为诗歌创作仅是学问之事,为艺术而艺术,把诗歌创作技术化,就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其实,作为江西诗派的前驱黄庭坚,已经在创作中力图体现把学问与自然二者相结合的美学追求,黄庭坚曾说“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赠高子勉四首》其四)(“豫章”106)。朱弁在其《风月堂诗话》中评价黄庭坚时就认为“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26)。很遗憾,宋代后期的诗人并没有完全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而使得宋诗表现出一种以学问为诗,重视雕琢工夫的倾向。^⑥这种倾向往往也被归结到江西诗派的名下。南宋中后期,有识之士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江西诗法发表修正的意见。如杨万里就指出“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情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

华山三首》其二) (卷二十六)。“炼句炉槌岂可无,句成未必尽缘渠”(《晚寒题水仙花并湖山三首》其三) (卷二十九),乃从具体的创作方式上对江西诗法予以否定。又《跋徐恭仲省幹近诗》云:“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卷二十六),则又显示其不愿拘守江西宗派的门户而欲自成一家的冀望。杨万里为诗,早期深受江西诗法的影响,其《诚斋江湖集序》云“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皆江西体也”(卷八十)。《诚斋荆溪集序》云“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卷八十)。这既可见杨万里早期受江西诗派影响之深,又可见杨万里对其前期诗作或曰江西诗风之极度不满。^⑦正因为不满江西诗风之拘执,杨万里后期诗歌创作,力图摆脱“掉书袋”、“逞典故”之弊,他那种不掉书袋,别开生面,富于灵趣的“诚斋体”之出现,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与杨万里一样,陆游的诗歌创作也多受到江西诗法的影响,二人都共同师事江西诗派的一位重要人物曾几,可以说深得江西诗法之真传。^⑧但陆游也有论诗诗云“琢琬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读近人诗》)(219)。诗中陆游虽未明指具体的批评对象,但其生当江西诗风盛行之际,所论应是针对江西之弊的不满而发。^⑨要解决诗歌创作中的不足,务必要变艺术的雕琢生涩为清新自然,在陆游看来,学习陶诗,正是在艺术追求上能有所突破的最好渠道。陆游不仅在诗作中反复提到对陶渊明的景慕及对陶诗风格的欣赏,而且还明确提出学习陶诗当为诗歌创作之途径“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读陶诗》)(449)。“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自勉》)(122)。陆游之喜陶,自然有其人生遭际、晚年心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诗歌创作来说,陶诗的艺术境界已经成为其钦慕的典范。陆游的部分诗作,应该说已体现出陶诗之风格。朱熹曾云:“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语虽险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气象。因举陆务

观诗‘春寒催唤客尝酒,夜静卧听儿读书’,不费力好”(《论文下》)(809)。朱熹所举陆游之诗,见于陆游《题城南堂》其二。此句诗乍看似寻常话语,但仔细分析,实则对偶精工,显然出于作者精心之构思,可以说把艺术的技巧和自然的真美进行了巧妙的结合,此正是其学陶之体现。另外,朱熹之诗论中,亦具有与陆游相似的审美观念,即对陶渊明诗平淡自然的重视。朱熹认为“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耳。盖不如是,不足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张洪齐熙393)。“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朱熹807)。南宋后期,严羽亦称赏陶诗之质而自然,其《沧浪诗话·诗评》云“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151)。严羽强调诗歌质朴自然之审美境界,即是以陶诗为重要典范。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宋以降,艺术上的崇陶、学陶,不仅体现于江西诗派作者的自我反思,就诗学批评而言,也已经成为多数诗论家的共识了。

其三、再以方回本人来看,方回诗论中可以说既重陶,也重杜甫。重杜甫,主要是体现出江西诗派的艺术精神。方回所谓的一祖三宗之说,当是从诗歌的艺术表现来说的,就其体式来看,是针对律诗而言,目的是为诗坛确立“诗之正派”(评陈与义《道中寒食二首》)(《瀛奎律髓》172)。在方回等江西后学看来,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仍然是江西诗派的创作法则,尤其是律诗的创作,杜甫无疑具有祖师爷的地位。方回《瀛奎律髓》作为一部律诗选本,更是把杜诗作为诗歌的典范,并称“山谷教人作诗必学杜,今所选亦以老杜为主”(评宋之问《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44)。《瀛奎律髓》共选杜诗五言一百五十四首、七言六十七首,数量位居前茅。同时,方回也从多个角度对杜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点评,尤其是对杜诗技法的品评更为深入。^⑩就三宗来说,方回对他们也较为重视。《瀛奎律髓》选黄庭坚诗五言十三首、七言二十二首,陈师道诗五言八十三首、七言二十八首,陈与义五言三十一首、七言三十七首。^⑪数量亦居众家前列。除了一祖三宗之外,方回对于部分深得江西诗风者的诗作亦收录较多,

如吕本中五言十四首、七言十四首,曾几五言二十七首、七言三十八首,杨万里五言六首、七言二十五首,陆游五言五十六首、七言一百三十二首。在大量选录诸家之作的同时,方回在具体的点评中也表现出对这些诗人的推崇。如评黄庭坚《登快阁》:“此诗见《山谷外集》,为太和宰时作,吕居仁谓‘山谷妙年诗已气骨成就’是也”(《瀛奎律髓》13)。评陈师道《和寇十一晚登白门》:“词意深婉,岂徒诗而已哉”(《瀛奎律髓》13)。评陈与义《渡江》:“诗逼老杜,与渡浙江所题如此,可谓亦壮矣哉”(《瀛奎律髓》8)。又评陈与义《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若五言律诗,则唐人之工者无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舍是,则又有陈后山耳。此余选诗之条例,所谓正法眼藏也”(《瀛奎律髓》14)。如前面所述,方回论诗以格高为第一,“格”是方回诗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所用“格”的内涵,按照顾易生等人的分析,主要体现于如下几点:“诗体浑大”为格高,“剥落浮华”为格高,“瘦硬枯劲”为格高,“恢张悲壮”为格高,“自然质朴、豪放深蕴”者为格高(顾易生、蒋凡、刘明今 934-35)。参照此标准,那么,上述所列对几位江西诗派诗人的点评,也都是“格高”的不同体现。于此可见方回对江西诗风的推崇与坚守。

但是,江西诗派发展到南宋后期,其弊端表现得日益明显。^⑫除了诸多论家有所指责之外,诗歌实践上如四灵、江湖等诗派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是缘于江西之弊的背景。在方回看来,四灵、江湖等诗风缺乏高格,仅是小结裹而无大判断,既不能拯江西之弊,也不能代表诗歌发展的方向。因此,方回在肯定江西诗派的同时,也在力图从内部入手找到江西诗风自我完善的途径。诚如是,方回之重陶,显然就包含有以陶诗来拯救江西之弊的深意。重陶,就是要张扬陶诗中那种淡而有味的诗歌境界,以陶为高标强调诗格与人格的有机统一。在宋代诗人中,梅尧臣是力主平淡之境的。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被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为“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何文焕 267)。方回对梅尧臣十分推崇,《瀛奎律髓》共选其五言九十四首、七言三十三首,方回对梅尧臣的

诗歌多重其自然有味方面的考察。如评其《夏日晚霁与崔子登周襄王故城》云:“五、六工而自然”(《瀛奎律髓》28)。^⑬评其《宣州二首》其二云:“梅诗似唐而不装不绘,自然风韵,又当细咀”(《瀛奎律髓》49)。评《春社》云:“淡泊中有醺醇味”(《瀛奎律髓》171)。而比较之下,梅尧臣的这种诗歌风格与陶诗最为接近,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方回在其著述中大量评陶和陶,与《瀛奎律髓》中大量收录梅尧臣的诗歌,正体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一贯性。就其扭转江西之弊、指导诗歌发展来说,其深刻用意也是不言自明了。当然,在此还要指出的是,方回在拯救江西之弊的问题上,并不是只以崇陶为唯一药方,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方回更表现出其包容开放的眼光,其《送喻唯道序》等著述论说自己的学诗道路,就特别指出自己并不是专师一家。除了陶、杜之外,还有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等。因此可以说,方回由早期的江西诗派追捧杜甫,转而陶、杜并举,在艺术风貌上,又表现出由杜向陶的过渡,反映出宋末元初的江西后学在诗学道路上所作出的诸多反思与补救。方回编选《瀛奎律髓》,兼宗唐宋,亦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的这种思考。^⑭

大致看来,宋代对陶诗接受经历了苏轼、黄庭坚、陆游、方回等几个阶段。其中,方回可以说是江西诗派中评陶的代表。方回的评陶,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当受到杨万里、陆游等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方回力挺陶诗,也是立足于江西诗风的发展实际,力求改变江西诗风的缺陷而做出的自赎之举。方孝岳先生认为,方回“为江西诗派护法,而且也是江西诗派的救弊者”(129)。那么,方回论诗之崇陶,应该说也包含着“救弊”的深意。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江西诗派或受到江西诗风影响者,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诗学批评中持崇陶、学陶之论者多有。笔者之所以强调以方回等为代表的后期论家以陶“救弊”的意义,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前期的江西诗派,作为对西昆体的反拨,其生命力正方兴未艾,有关弊端还没有出现,故前期之崇陶、学陶,就艺术创作来说,以陶诗之自然风力矫其他体派之失,其目的多为外向的。江西诗风一旦称盛诗坛,群起效尤,流弊也随之出现,不仅艺术上难免固步自封,作者的人格境界也参差不一。就外部来说,四灵、江湖诗风的兴起即是出于对江西诗风的反动,诗学批评对其亦多有

讨伐,故后期江西诗派之崇陶、学陶,增加了一层自我反省与救赎的意味,其内向的目的较为突出。对此,限于篇幅,只好留待日后另作专文探讨了。

注释[Notes]

①笔者对《桐江集》、《桐江续集》两书作了粗略的统计,两书中直接涉及陶渊明者就有近五十处之多。

②参见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13。

③萧统《陶渊明文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613。钟嵘《诗品》云“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参见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60。

④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75。

⑤如莫砺锋教授就指出“洪刍的诗类似黄诗而缺乏变化。”参见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97。伍晓蔓博士更认为洪刍已“初启江西恶调”。参见伍晓蔓《江西宗派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235-40。

⑥钱锺书先生认为“山谷得法义山,虽方虚谷亦无能讳,祖师垂教,往往仅立大体,征其自运,初勿拘泥,儿孙辈钝者参死句,慧者为眯缝耳。”参见钱锺书《谈艺录》“放翁与中晚唐人”条(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318。钱氏之论可做此处参证。

⑦当然,杨万里能够认识到江西诗风之流弊并力图摆脱其牢笼,是其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但其是否能完全摆脱则又另当别论。如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59。莫砺锋“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476-92,更对杨万里晚年仍模仿黄庭坚的诗歌句法有着深入精到的分析,可参看。

⑧陆游也曾谈及自己学诗之体会“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示儿》)。“诗家忌草草,得句未须成”(《子聿入城》)。“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夜吟二首》其二)。“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文章》)。可见其深得江西诗法之“三昧”。参见陆游:《剑南诗稿》(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421、723、753、283。

⑨20世纪以来的批评史、文学史通常认为《读近人诗》是针对江西诗派之弊而发,今人阮怡认为该诗“应是陆游针

对四灵作诗门径狭窄、境界琐碎、有佳句而无佳境之弊有感而发之作,并非将矛头指向江西诗派。”参见阮怡“陆游与江西诗派关系新探——对《读近人诗》误读之还原阐释”,《四川大学学报》2(2013):155-60。尚待进一步讨论,姑从旧说。

⑩詹杭伦《方回的唐宋律诗学》第四章第五节分别从用字、造句、对偶、布置四个方面对方回关于杜诗技法的点评做了考察分析。参见该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80-89。

⑪文中所统计方回《瀛奎律髓》选诗数据均来自方回《瀛奎律髓汇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⑫关于江西诗派末流之弊,当代有关学者亦有论及者,如周裕锴认为“江西末流之弊大略有二端:一是为求新奇而有意废弃前人作诗规矩,尤其是废弃唐代近体格律诗的声律偶对规则,[……]破弃声律,解构偶对,本为黄庭坚‘句法’内容之一,但江西末流将此倾向推向极端,[……]二是将黄庭坚‘覆却万方无准’的诗法,总结为种种具体的句法,[……]其结果使本来变化不测的句法,反而成为有迹可循的新套路。诗派中人人以此种种句法相传,更使之成为凝定的死法,失去黄庭坚‘句法’说的本意。”参见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23。

⑬关于梅尧臣诗歌的“工而自然”,宋代诗论家多从这方面来评价梅尧臣的诗歌艺术。如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世之学梅诗者,率以为淡。集中如‘药上春田阔,芦中走吏参’,‘海货通间市,渔歌入县楼’,‘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河汉微分练,星辰淡布帛’,‘每令夫结友,不为子求郎’,‘山形无地接,寺界与波分’,‘山风来虎啸,江雨过龙腥’之类,殊不草草。盖逐字逐句铢铢而较者,决不足为大家数,而前辈号大家数者,亦未尝不留意于句律也。”参见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八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8369。

⑭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三评点姚合《题李频新居》有云“予谓学姚合诗,如此亦可到也。必进而至于贾岛,斯可矣,又进而至老杜,斯无可无不可矣”(297)。纪昀认为是“欺人之语,犹北行而适越。”参见方回撰,李庆甲汇评:《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61。然钱锺书先生却不认可纪昀的评论,认为“不知虚谷欲融合两派,统定一尊,曰‘老杜’而意在江西派,曰‘姚贾’而意在永嘉派;老杜乃江西三宗之‘一祖’,姚贾实永嘉四灵之‘二妙’,使二妙可通于一祖,则二派化寇仇而为眷属矣。”钱先生看到了方回意在把江西诗派和学晚唐一派兼容一体的诗学思想,深得其中三昧。又,钱锺书先生认为“四灵而还,宋人每以‘唐’诗指‘晚唐’诗,[……]明人言‘唐诗’,意在‘盛唐’,尤主少陵;南宋人言‘唐诗’,意在‘晚唐’,尤外少陵,此其大较也。”亦可与上文参看。

参见钱锺书“放翁与中晚唐人”，《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319—20。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

[Chen, Liangyun. *A History of Chinese Poetics Criticism*.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陈师道《后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14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Chen, Shidao. *Collected Works of Housha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14.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第 228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 年。

[Dai, Biaoyuan. *Collected Works of Mr. Dai from Shanyuan. Four Series*. First Edition. Vol. 228.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方回《桐江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Fang, Hui. *Collected Works of Tongjiang. The Sequel to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ies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s. Vol. 1322.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5.]

——：《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9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 *A Sequel to Collected Works of Tongjiang.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93.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瀛奎律髓》，《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366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 *Fundamentals in Prosody (Ying Kui Lv Sui)*.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366.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6 年。

[Fang, Xiaoyu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顾易生 蒋凡 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Gu, Yisheng, Jiang Fan, and Liu Mingjin.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6.]

黄庭坚《山谷集》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1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Huang, Tingjian. *Uncollected Works of Collection by Shan-gu.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13.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豫章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第 163—64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 年。

[———. *Collected Works of Mr. Huang from Yuzhang. Four Series*. First Edition. Vol. 163—64.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He, Wenhuan. *Poetry Commentaries across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厉鹗《宋诗纪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484—85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Li, E. *The Chronicle of Song Poetry.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484—85.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85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Lin, Xiyi. *Eleven Manuscripts and a Sequel to Zhuxi Yanzhai.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85.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刘克庄《后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80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Liu, Kezhuang. *Collected Works of Houcu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80.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第 63 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 年。

[———.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Houcun. Four Series*. First Edition. Vol. 63.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陆游《剑南诗稿》，《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162—63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

[Lu, You. *Poetry Manuscripts from Jianna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62—63.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Qian, Jibo.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Wang, Fuzhi, et al.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9.]

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Wu, Wenzhi, ed. *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in the Mi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 - -. *Collected Poetry Commentaries in the So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Yan, Yu.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Canglang Pavilion*. Proofread & Annotated. Guo Shaoyu.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1.]

杨万里《诚斋集》,《四部丛刊》初编第195-99册。上海:上海书店,1985年。

[Yang, Wanli.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zhai. Four Series*. First Edition. Vol. 195 - 99.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Yong Rong, et al. *A General Catalogue to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Treasuries of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张洪齐熙编《朱子读书法》,《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Zhang, Hong, and Qi Xi, eds. *Master Zhu Xi's Reading*

Methods.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Masters. Vol. 709.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周紫芝《太仓稊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Zhou, Zizhi. *Collected Works of Taicang Dimi.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141.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朱弁《风月堂诗话》,《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479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Zhu, Bian. *Poetry Commentaries from Fengyue Studio.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Collections. Vol. 1479.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1986.]*

朱荣智《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

[Zhu, Rongzhi. *A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Yuan Dynasty*. Taipei: Taiwan Linking Publishing Co., Ltd., 1983.]

朱熹《朱子语类》,《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0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Zhu, Xi. *A Lexicon of Master Zhu Xi.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Wenyuange Edition. Masters. Vol. 702. Taipei: Masters Press, 1986.]*

(责任编辑:查正贤)